尚書後案

東吳王鳴盛學

虞夏書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鄭曰〕皋陶下屬爲句尚書疏〔傳曰〕順考古道以言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

〔案曰〕鄭以皋陶下屬爲句者鄭于前篇解稽古爲同天堯德則然皋陶人臣不可以同天言之則此經稽古不得與皋陶連讀也曰若稽古四字想典謨諸篇皆有之其實同天者惟堯餘篇相承用爲標首有文無義故逸周書武穆解亦以四字發端又周頌譜疏引中候擿雒貳有曰若稽古周公旦亦此之類古史文義蹇拙難以意量也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皋陶聖人以自篇曰若稽古皋陶此讀則與鄭異其義非也皋陶古皆作咎繇見說文卷三上言部所引虞書今本乃晉人改也傳以謨爲謀者言部及爾雅釋詁文也

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釋文曰身修絶句

傳曰慎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

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釋文曰惇都門反○案曰說文無勵字古作厲

鄭曰敘次序也庶衆也厲作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尚書疏○史記二卷夏本紀裴駰集解○三國志三十二卷蜀先主傳裴松之注○文選五十九卷沈休文安陸昭王碑李善注王曰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尚書疏傳曰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

案曰鄭云敘次序也者郭璞釋詁注云敘謂次序是也又云庶衆也厲作也者皆釋詁文也王云砥礪疑非也

禹拜昌言曰俞

傳曰以皋陶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傳曰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鄭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也尚書疏作馬注○史記夏本紀集解作鄭注傳曰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佞人亂眞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

案曰鄭云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也者此經言驩兜有苗四凶已舉其二又言巧言令色孔壬孔傳以巧言爲靜言庸違令色爲象恭滔天則是共工之行也又訓孔爲甚則孔壬卽甚佞皆是陰險柔惡正類共工若鯀之方命圯族乃是剛强之惡楚辭亦言鯀悻直以亡身不與巧言令色孔壬相似然則禹于四凶舉其三獨不及鯀故鄭以爲子爲父隱也知孔壬卽甚佞者莊十有七年經鄭瞻自齊逃來公羊傳云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介疋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壬佞也然則孔壬卽甚佞也佞讀爲秊天王殺其弟秊夫左傳作佞夫故國語輿人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與田協故讀爲秊秊讀爲壬說文郁从邑秊聲讀若寧又秊从禾千聲千與秊同音田讀爲陳故甚佞謂之孔壬俗人疑孔壬之說遂以爲共工名其謬卽此王逸天問注云康回共工名亦誤

齊田謂之齊陳既同物又同音此古訓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傳曰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載行釆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

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釋文曰擾而小反徐音饒

鄭曰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卽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卽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彊謂性行堅彊三者相類卽洪範云剛克而九德之次從寬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擾學也致果曰毅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尚書疏○三國志四十三卷蜀志注

傳曰注寬宏而能莊栗和柔而能立事愨愿而恭恪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順也致果爲毅行正直而氣溫和性簡大而有廉隅剛斷而實塞無所屈撓動必合義疏曰亂治釋詁

文周禮太宰以擾萬民鄭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致

果爲毅宜二季左傳文

案曰鄭云擾謂擾順又云擾馴也者疏引太宰注是也夏本紀劉累學擾龍應劭曰擾音柔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慾又張揖廣雅云馴擾也然則擾得爲又爲馴也夏本紀亦載此經之文徐廣曰擾一作柔攷玉篇云㹛馴也尙書擾而毅如此然則此字本作㹛因隸變通作擾而㹛本音柔說文云㹛牛柔謹也从牛夒聲又云瓇玉也从玉夒聲讀若柔管子地員云其木宜擾桑擾桑柔桑也故應劭以擾龍之擾音柔而徐廣于此擾字亦云擾一作柔也今人讀爲而小反非也鄭又以此經分配洪範又用三德每取此三德配彼一德三三而九而又言九德之次云云者彼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襍卦傳云乾剛坤柔則剛是天德柔是地德正直是人事禹貢所謂三德先人事後天地而皐陶言九德則從柔而至剛二者理是一而序次不必同也若然既寬柔擾配柔克愿亂直配正直剛彊配剛克則擾當在寬柔下今乃在愿亂下故鄭解之以爲皐陶隨便言之也鄭又以此經屢言而每德

必以一德輔成故言人性有上不必有下上下相協乃成德以釋經而字之意也傳以廉爲廉隅者馬論語注云廉有廉隅儒行云砥厲廉隅是也鄭禮記注引廉作辨有廉隅卽有分辨之意但不知鄭何所從也傳又以塞爲實者塞本作𡫳說文卷十下心部𡫳實也从心塞省聲卽引虞書剛而𡫳以證是也毛詩秉心塞淵箋塞充實也又王猶允塞箋守信自實滿冀缺以傷虔父剛而不實知其不免則健篤實斯爲美也隸變𡫳字廢不用故尚書毛詩與後漢郅壽第五倫陳寵等傳凡𡫳字皆改爲塞也

彰厥有常吉哉

鄭曰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尚書疏王曰明其有常則善言有德當有恒也尚書疏傳曰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案曰鄭以吉爲善者說文卷二上口部義王孔同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釋文曰嚴馬徐魚檢反

鄭曰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馬曰浚大也亮信采事也釋文○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二十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注傳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

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日月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

（案曰）鄭云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者三德六德皆臣事亂而敬以下皆正直及剛克文言傳云坤至柔而動也剛初三五動即生陽故動則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惟剛乃有功容悅順從非正故乾二升坤五坤五降乾二坎離交成既濟若兼九德則天子之事寬者君德列九德首故鄭不以爲臣德洪範亦遷居三德末也馬云浚大也者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浚杅也又灑漉並浚也漉浚乾漬米也孟子漉淅而行然則浚乃以水漉物滌汰垢濁存其精也精且深必大故馬云大也又云亮信也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諒信也無亮字卷八上人部云倞彊也疑倞與諒通而譌爲亮說詳無逸釆事也者釋詁文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釋文曰僚本又作寮）

（鄭曰）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尚書疏○案曰馬王同釋文作駿）（傳曰）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能治之士

竝在官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

案曰鄭云才德過千人爲俊者說文卷人上人部義也史記賈生傳索隱引尹文子同百人爲乂未詳也傳云師師相師法者微子師師傳同彼見竊惡此美同德也桓寬鹽鐵論卷二刺復篇云治大者不可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其政恢卓可爲卿相其政察察可爲匹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是也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鄭曰凝成也尚書疏 馬曰凝定也釋文 傳曰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疏曰五行之時即四時禮運播五行于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爲五行之時

案曰鄭云凝成也者中庸至道不凝焉注云凝猶成也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案曰汗簡卷中之二云[illegible]古文尚書

馬曰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尚書疏 傳曰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

案曰馬云云者但言一日二日有萬幾嫌似不見日日有萬幾故通其義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王曰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尚書疏 傳曰曠空也

案曰王云云者周頌臣工毛傳云工官也天亦有官故言不下治人代居也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釋文曰有典馬本作五典

傳曰天次敘人之常情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

疏曰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

案曰傳以勅爲正者易噬嗑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釋文勅恥力反字林作勑鄭云勑猶理也一云整也古或借作飭或作飾漢藝文志引易云明罰飭法史記五帝紀云信飭百官徐廣曰飭古勑字高誘呂覽注云飭讀爲勑勑正也是勑有正訓也此字古本作敕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敕誡也臿地曰敕从攴束聲此經及下文敕天之命康誥云惟民其敕懋和多士云敕殷命終于帝又告敕于帝并易噬嗑象詞本皆作敕毛詩小雅楚茨旣匡旣敕箋云祝釋嘏辭以敕戒孝孫蓋古者教戒之辭亦曰敕漢陳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

寶告晉鄭何竝造武吏俱載其文爲敕曰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傳言敕者十數後漢書始變爲勑又韓勑孔廟禮器碑勑字叔節卤嶽華山碑云京兆尹勑監都水椽霸陵杜遷市石沛相楊統碑云孝以勑內仙人唐公房碑云勑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作勑而諸經敕亦作勑說文卷十三下力部云勑勞也从力來聲洛代切張參五經文字云敕古勑字今相承皆作勑周禮樂師詔來瞽皋舞注云來勑也勑爾瞽率爾衆工益勑音賚與敕字音義迥別也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釋文曰有庸寫本作五庸）

鄭曰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尚書疏○王應麟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王曰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尚書疏○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傳曰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疏曰天子至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饔餼飧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

案曰鄭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者疏約禮文車旗衣服各有次秩周禮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九爲

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五爲節禮記禮器篇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之類是也堯典五禮是天子巡守諸侯來朝而修之故鄭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此經五禮泛言平日通于天下故鄭兼天子及庶民言之王義小別傳專指五等諸侯非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

鄭曰并上典禮共有此事（尚書疏約鄭義）傳曰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

案曰鄭云并上典禮共有此事者鄭意總承上五典五禮皆當同敬合恭也孔專承五禮非也鄭注無逸嚴恭寅畏云恭在貌敬在心則于此亦當寅在心恭在貌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鄭曰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周禮十九卷春官小宗伯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玉海八十一卷車服門○小學紺珠九卷）傳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疏曰以五采

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

〔案曰〕鄭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者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自天子至卿大夫凡五等詳見下文也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傳曰〕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

政事懋哉懋哉

〔傳曰〕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故人君居政治事不可不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釋文曰〕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案曰〕鄭周禮注盧辨大戴禮用兵篇注引此並作威

〔鄭曰〕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詩十八之三卷大雅烝民疏○〔案曰〕此疏誤以此爲泰大誓注〔傳曰〕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天明可畏亦用民威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

〔案曰〕鄭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者鄭于烝民詩箋引此經詩言民好懿德又言周政教光明民之所謂聰明者天亦以爲聰明則聰明自指人君有聰明睿知之德者而言傳以聰明屬天則是太誓天視聽自民視聽之

義非此經意也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傳曰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釋文曰知如字徐音智思如字徐音息吏反襄息羊反○案曰思曰之曰疏作音越解考曰音越象氣出口○日人實反象形二字本刻自古文變改二字相亂故俗讀今王制令曰釋文音越一音人實反呂氏由說曰攝釋文人實反一音越然此二字孔傳皆作音越孔傳雖出魏晉其時曰日未必相亂當從之爭此思曰孔傳無解蔡疏則作越音

鄭曰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疏 馬曰襄因也 釋文 王曰贊贊猶贊奏也 尚書疏 傳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徒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

案曰鄭以贊爲明襄爲揚言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者說文贊見也見有明義詩譜序疏亦云贊明也襄說文云解衣耕解衣亦揚義也馬云襄因也者義見君奭及贊誓又謚法因事有功曰襄鄭以皋陶爲謙今因人成事正是謙詞則馬訓亦得備一義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案曰東晉分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今從鄭氏元本

王曰帝在上臯陶陳謨于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尚書疏

案曰王云云者承上而言王亦通爲一篇也孜孜說文攴部云汲汲也是也

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昬墊

鄭曰昬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尚書疏 傳曰昬瞀墊溺皆困水災

案曰鄭云昬沒也墊陷也者說文卷七上日部云昬日冥也卷十三下土部云墊下也成六年疏引方言同日冥有沒義下有陷義也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疏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未知孰是

案曰傳云所載者四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者說文卷六上木部引虞書此文而釋之舟車外作山行乘欙澤行乘䡀欙即樏省輴即䡀也傳又

云刊槎其木云云者木部栞字注云槎識也从木㚔聲夏書曰隨山栞木讀若刊然則此字古作栞而栞爲槎識也木部所引是禹貢與此同文孔子彼傳云隨行山林斬木通道襄二十五年左傳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杜預云刊除也鄭元禹貢注云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是孔與鄭合也

曁益奏庶鮮食（釋文曰鮮徐音仙）

馬曰鮮生也（釋文）傳曰奏謂進于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

案曰馬云云者內則冬宜鮮注生魚也是也下鮮食鄭云魚鼈則此鮮食鄭必以爲鳥獸此隨刊所得下決川所得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案曰古濬作睿畎作く澮作巜川作巛並見說文卷十一下く部巜部巜部谷部濬巜部濬谷部皆引虞書此文爲證巜部作濬く巜距川谷部作谷畎澮距川）

鄭曰畎澮田間溝也澮所以通水于川也（史記夏本紀裴駰集解○文選十八卷馬季長長笛賦李善注）王曰九川者九州之川也（李昉等太平御覽六十八卷地部）傳曰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

深尺曰甽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甽深之至川亦入海
案曰鄭云甽澮田間溝也者田間水道有甽遂溝洫澮若散文則通得名溝
也又云澮所以通水于川也者鄭解距川之義甽遂溝洫注澮澮又注川也
王畿千里分爲五等曰六鄉曰載師廛里以下九等田曰六遂曰四處公邑
皆用溝洫法曰三等采地用井田法二者立制不同然五溝五塗則同故地
官遂人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
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注遂溝洫澮皆
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
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正義此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澮廣
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故鄭箋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考工記云匠人
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
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
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畿內
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一夫所佃百畝方百步九夫爲井

方一里三夫為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非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正義云畿內采地之制者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同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者按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若一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既溝澮稀稠不同又彼溝洫法以為貢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此則九夫為井井稅一夫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是溝洫井田異也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自然入川此畧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此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但彼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則人造之此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遠故並為自然川也愚謂

井田溝洫之制創于禹三代相因不變故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論語云禹盡力乎溝洫此經言畎澮則遂溝洫等在其中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釋文曰]艱工閑反馬本作根

[鄭曰]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戹之食授以水之衆鼃食謂魚鼈也尚書疏。詩十九之二卷駉頌思文疏[馬曰]根食根生之食謂百穀釋文[傳曰]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

[案曰]鄭以艱食爲菜蔬艱戹之食者古以菜食爲艱食白虎通引伏生大傳云神農種粟蔬菜即穀字蔬古蔬字說文繫傳穀蔬上古已兼種鄭以此艱食獨爲蔬者是時水患未平故先食鳥獸菜蔬魚鼈至播種百穀意則于下烝民乃粒句見之鄭注是也馬作根以艱爲根見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篇亦見唐扶頌是古有此訓其義不如鄭審也

懋遷有無化居[案曰]懋大傳作貿見玉天與纂傳兵政纂云

[王曰]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尚書疏[傳曰]化易也居謂所居積

案曰王以化爲易者繫辭傳變化見矣變化卽變易是也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鄭曰粒米也乂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詩十九之二卷周頌思文疏傳曰米食

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

案曰鄭云粒米也者周頌思文言后稷立我烝民彼箋云立當作粒是也又養也者釋詁云艾養也郭璞注云汝潁梁宋之閒曰艾方言云又小雅南山有臺云保艾爾後鴛鴦云福祿艾之毛傳皆云艾養也古乂艾同也

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傳曰言禹功可師法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

鄭曰定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愼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

疏曰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謂此類也

案曰鄭以安爲定者釋詁安定同訓止故以安汝止爲定汝所止也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

傳曰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徯待也昭明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

天其申命用休

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天又重命用美

案曰鄭以申為重者大雅假樂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毛傳云申重也是也休為美者釋詁文又云謂符瑞也者謂若河圖出鳳鳥至之類是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鄭曰臣哉汝當為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尚書正義

傳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案曰鄭云志心入禹者說文無志字禮運正有志焉注志謂識古文反覆而言欲禹識之于心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鄭曰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尚書正義 傳曰言大體若身

案曰鄭云云者作股肱則由以動作作耳目則由以視聽也孟子曰大舜有

大爲舍己從人是也易文言傳說坤六五云正位居體暢于四支乾二升坤五故正陽位坤五降乾二故居下體四支謂股肱六居下體故暢于四支卽臣作君股肱之義也又乾坤升降坎離既濟坎爲耳離爲目是臣作君耳目之義也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馬曰〕我欲左右助民汝當翼成我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

〔案曰〕馬以左右爲助民者易泰象曰以左右民李鼎祚集解引鄭彼注云左右助也釋詁左右與助同訓勴是得轉相訓也

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傳曰〕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釋文曰〕會胡對反馬鄭作繪彝音夷馬同藻音早本又作薻粉米說文作黺糂徐本作絉音米黼音甫黻音弗絺徐勑私反又勑其反馬同鄭陟里反○〔案曰〕說文𠌶部𠌶音部首𠌶艸木華也从𠂹亏聲或作荂从艸从夸况于切華榮也从艸从𠌶戶瓜切又山部𡶒山在弘農華陰从山華省聲胡化切三字音義各別𠌶古讀若敷華古讀若𠌶𡶒古讀若古後人不知覓以𠌶與山二字合爲一音从艸从𠌶本字讀則爲榮上聲讀則爲山而艸木華之字則廢而不用別造花字代之又三字當變其

音此皆起西域關以呼繫其字以當之今此經傳亦皆从㡀从亏猶若襲加衣而變音皆非也會鄭作繪周禮司服注引作繢繪同見文選卷十三上㡀部黹引作繪然疏又引鄭注云會讀爲繪則鄭本仍作會也藻火粉米說文卷七上至部引作𣳚火黺米繡鄭注周禮希冕引書希繡而曰希讀爲絺黹也或作黹字之誤也然則鄭本作希假字說實則當作絺也

鄭曰會讀爲繪謂畫也絺讀爲黹黹紩也謂刺也宗彝虎蜼也謂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虎蜼也粉米白米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于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紩以爲繡施于裳也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有袞冕鷩冕毳冕袞鷩毳者各是其服章首所畫象其首章以名服耳袞是袞龍也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鷩是華蟲也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是虎蜼也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虎毛淺蜼毛深故以毳言之毳亂毛也尚書疏○又約鄭義○釋文○林之奇全解六卷○蔡沈書集傳一卷○胡士行詳解二卷○王天與纂傳三卷下○陳師凱書傳旁通一卷下○周禮十九卷小宗伯疏○又二十卷春官司尊彝疏○又二十一卷司服疏○又四十卷冬官攷工記疏○衛湜禮記集說二十七卷○昭二十五年左傳疏○聶崇義三禮圖一卷○又二十卷○陳祥道禮書一卷○隋書十一卷禮儀志○金履祥通鑑前編二卷○[illegible]川書[illegible]一卷約鄭義○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四十二卷禮器門冕服類○王應麟玉海八十一卷冕服門○小學紺珠九卷○文選十一卷何平叔景福殿賦李善注

王曰舜時三辰即畫于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尚書疏○玉海八十三卷旗旐門

傳曰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

三辰山龍華蟲于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艸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爲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章繪于衣山龍者考工記山以章水以龍鄭云章讀爲獐獐山物龍水物疏云焉以畫山并畫獐畫水并畫龍鄭即以獐表山以龍見水周制如此虞時亦當然華蟲傳云雉也華象艸疏云艸本皆有華艸華爲美雉五色象艸華也鄭注司服鷩冕云鷩畫以雉謂華蟲也華蟲五色之蟲也疏云華蟲名鷩者以其頭似鷩也繪畫也攷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是也鄭又以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章繡于裳傳云宗彝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疏云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于器物也愚謂此言冕服之章而忽及彝尊殊覺錯雜不倫且于衣服之外添出旌旗亦無謂

傳疏非也鄭云宗彝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有虎彝蜼彝據周禮春官司尊彝職有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禮記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然則雞彝夏物鳥彝其類則同矣斝是殷彝黃目是周彝則虎蜼自是虞之彝器矣又彝是祼時所用祼謂酌鬱鬯以獻故云鬱鬯尊爾雅云蜼卬鼻長尾郭璞云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鼻露向上是也火傳云爲火字按考工記云火以圜先鄭云爲圜形似火也康成謂形如半環然在裳二鄭說不同後鄭之說是也粉米傳云粉若粟冰米若聚米蓋傳以宗彝不在服章之列故不得不分粉米爲二以足其數謬也鄭云粉米白米也此說得之黼黻傳云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爾雅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刺繡爲已字相背以青黑線繡是也絺傳云葛之精者愚謂此經皆述祭服祭服元纁爲之後代無用絺者虞亦不應有以絺爲繡之事周禮疏云希繡者孔以爲細葛上爲繡鄭讀絺爲黹謂刺紩爲繡鄭是也鄭又總說此經云自日月至黼黻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繢刺者爲繡此繡與繢各有六衣用繢裳用繡

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按
哀七年左傳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鄭以粉米爲一加宗彝凡十二以法天
也云至周而變易之者周禮春官司服云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
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注云冕服
者首飾尊也鄭司農云袞卷龍衣也鷩禆衣也毳罽衣也元謂古天子冕服
十二章日月星辰云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
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
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
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
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
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
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賈疏云袞卷龍衣者鄭注
禮記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故先鄭袞卷并言之也鷩禆衣者禮記曾子問
云諸侯裨冕覲禮侯氏裨冕鄭注云裨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爲裨

若然則裨衣自衮以下皆是先鄭獨以驚爲裨衣其言不足矣云毳罽衣者爾雅毛氂謂之罽則續毛爲之若今毛布先鄭以爲毳于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元謂云云明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者孔君義虞時亦以日月星畫于旌旗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日月星畫于旌旗若虞時日月星畫于旌旗則衣無日月星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桓公二年臧哀伯辭引之證周世日月星畫于旌旗也蛟龍爲旂熊虎爲旗不畫日月星述引之耳日月爲常登龍于山者周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于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名衮龍登火于宗彝者宗彝毳也若不登火于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爲五章之首也九章初一曰龍云云者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希刺粉米無畫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者以祭服衣本是元今元冕一章仍以元爲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于裳而已又按春官司常日月爲常又云王建大常注云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賈疏云三辰日月星此不言星實兼有星

也據天子傳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此據之而失體者 以上諸條所說虞周異制最爲明白虞時三辰畫

于衣而不畫旌旗周時三辰不畫于衣而畫于旌旗必矣乃孔傳則以虞時

三辰畫于衣兼畫于旌旗其說旣屬無據王肅則以虞時三辰卽畫于旌旗

不畫于衣衣但自山龍以下是又反以周制爲虞制皆謬也又昭二十五季

左傳子太叔對趙簡子曰禮爲九文此卽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而杜預

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爲九愚謂華旣

爲艸華藻又爲水艸九章之中何以取于艸者獨多其謬一蟲類甚多但舉

蟲之一言將何所指其謬二山在龍上安在其爲卷冕華蟲爲二安在其爲

驚冕除去宗彝又安在其爲毳冕揆之司服之文輾轉不合其謬三諸說總

當以鄭爲正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鄭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

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

虞書疏。書傳會選一卷。周禮十九卷春官小宗伯疏。禮記十六卷月令疏。昭公二十五季左傳疏 [馬曰]此經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

上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尚書疏約馬義）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

汝明制之

案曰鄭云云者五服五章尊卑之別據伏生書大傳以爲天子也諸侯也次國也大夫也士也孔傳及馬融以爲天子也諸侯也卿也大夫也士也鄭元以爲天子也公也侯伯也子男也卿大夫也三者不同諸儒皆以意說經傳並無所據就其說考之鄭說爲是大傳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此說上遺日月星辰其謬一下遺粉米黼黻其謬二以五色爲五章既非虞之十二章又非周之九章其謬三不分衣裳繢繡其謬四作繢爲一章其謬五璪火山龍並合爲一其謬六鄭注大傳亦云華蟲五色之蟲而以爲黃璪水艸蒼色而以

爲赤元或疑焉是則大傳之說其謬顯然孔于五服則以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于作服則以爲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正義天子日月至黼黻十二章諸侯龍至黼黻八章士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五服卿與大夫不同當加黼黻爲六章孔不言略之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于粉米粉米尊于藻火故以尊卑差之衣在上爲陽陽統于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于下故所尊在後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此說遺去宗彝其謬一粉米爲二其謬二章服之制專爲欲辨尊卑三等諸侯豈無分別正義雖以雜記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証諸侯同爲一等究屬牽強其謬三帝王之制相因周卿大夫爲一此分爲二其謬四古者尊卑降殺以兩諸侯自龍以下八章則較天子少四章太相懸絕必無此理其謬五衣從上數裳從下數鑿空無據其謬六是孔說亦不足信也惟鄭云作服者十二章爲

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考之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意謂周制王以大裘代三辰衮即龍鷩即華蟲毳即宗彝希即粉米又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則虞周之制損益相因皆降殺以兩配合甚爲有理故知鄭說是也惟上公置孤卿一人周道尚文其服與卿大夫又別虞時質朴孤與卿大夫無別皆服粉米而下以此推之則虞時士當服元冕而下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鄭曰六律舉陽陰從可知也尚書疏 傳曰言欲以六律和聲音疏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有清濁聖人差爲宮商角徵羽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聖人制六律與五聲相均

案曰鄭云云者舉陽六律該陰六呂說詳堯典

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案曰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裴駰云尚書滑字作曶音忽引鄭注云云裴駰見鄭注據其說則在治忽鄭作在治曶司馬貞索隱則云古文在治忽今文作

宋政忽今云來始滑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當依今文采政忽三字盛謂司馬貞所謂古文卽今僞本不足信所謂今文則唐時伏生本已亡亦不知其何本也且采政忽義與在治忽例別其說非是此釋當依鄭作在治智未敢輒改其義則注中詳之至漢碑歷志引書作七始詠則別是一說與鄭注及僞孔氏皆不合

鄭曰曶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敎于五官史記夏本紀集解。又司馬貞索隱一卷。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卷

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

案曰鄭云云者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注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又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注云此亦笏也謂之珽珽然無所屈也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于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荼讀爲舒詘謂圓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惟天子詘焉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圓又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注云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于笏爲失忘反盍笏之制其來已久自天子至士皆用之今此曶字从勿詔音从曰象形俗本訛作从日者非也

說文五卷上曰部云曶出气詞也从曰象气出形春秋傳曰鄭太子曶𦣻
籒文曶一曰佩也象形傳寫譌从日耳五言鄭以爲五官之言與孔異言欲
采致治之言記之于曶以出納政教于五官也攷周禮六官唐虞夏商已有
此制堯特稷爲天官契爲地官舜改命禹爲天官契仍爲地官伯夷爲春官
稷爲夏官皋陶爲秋官垂益爲冬官（詳說堯典）是唐虞有六官明矣甘誓言六卿
是夏有六官明矣（詳說甘誓）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
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五官致貢曰享
注云此蓋殷時制也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于王謂之獻也正義云
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故鄭指爲殷禮然天官以下卽殷家六卿太
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殷六卿所法則
有異殷以太宰爲一卿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故鄭志崇精問焦氏
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荅曰殷立天官與五行
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幷大宰則爲六官也但太宰旣尊故幷[illegible]
隸屬大宰之官五官亦各有所領尋依鄭大宰領大宗以下不條出其人者

略也是殷有六官明矣言五官則有六官可知故曲禮五官本殷制而鄭注虞書亦言五官也律以和聲音此正樂之事省以備出納此知言之事二者臣皆當審聽之以助君之明也如鄭說在治者出納五言與樂無涉而疏云以樂音察世之治否又以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夫樂以造就人才成此五德則可若出納五言何關樂事律歷志作七始詠言以律呂和五聲八音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聲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原情性故舜欲聞之禮樂志文始舞本舜招樂也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也又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孟康云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以爲樂名如六英也又云五聲播于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是樂有七始及五常之言古有此說但出納二字究無著落方知鄭說之精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傳曰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言我不可弼

欽四鄰

鄭曰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一卷 傳曰四近前後左右之臣

勑使敬其職

案曰鄭云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者禮記文王世子疏引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

其祿視次國之君是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傳曰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于是而爲非者當察之

侯以明之

傳曰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

案曰傳云云者射義云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可以觀德行矣若不肖之人安能以中是射可以明善惡也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爲燕射謂息燕而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賓射燕射皆有之侯之制天子大射則射虎侯熊侯豹侯畿內諸侯大射則熊侯豹侯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一熊侯二參侯豹鵠麋飾三豻侯豻胡犬畿內卿大夫射麋侯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其賓射則射人云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卿大夫射一侯士射豻侯其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地官鄉大夫州長主之此經射侯主于明善惡則大射也

撻以記之（案曰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撻字注云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又重文撻字注云古文撻虞書曰撻以記之）

（傳曰）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

（案曰）傳云云者此即扑作教刑也周禮小胥云撻其怠慢者彼鄭注云撻猶抶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歜以支抶職抶即撻也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云夏槄也楚荊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是也

書用識哉

（傳曰）書識其非

（案曰）傳云云者說文聿部云書箸也又敘云著于竹帛謂之書識識其善惡也周禮地官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閭胥旣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是書其善也左傳斐豹欲焚丹書是書其惡也

欲並生哉

（傳曰）欲使改悔與共並生（疏曰）總上三者侯明撻記書識皆是欲其並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傳曰工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疏曰禮通謂樂官爲工周禮太師瞽矇之類也樂官頌詩言以納諫詩義理或微人君聽之或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釋文曰否[illegible]音鄙

傳曰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

案曰春秋傳奉承齊犧古謂奉牲幣而薦之曰承承薦也列子黃帝篇孔子觀于呂梁縣水三十仞一丈夫游之以爲苦而欲死使弟子並流而承之張湛注云音拯方言出溺爲承是也明夷六二用拯馬壯說文引作抍云上舉也子夏本同漢孔寵碑亦以抍爲拯玉篇引李登聲類又作承承即承省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傳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

案曰傳以蒼生爲蒼蒼然生艸木者說文艸部云蒼艸色也是也晉書山濤謂王衍誤天下蒼生世說云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是晉人皆謂民爲蒼生然古無是訓不可施于經典也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傳曰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于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

案曰傳以黎爲衆釋詁文獻爲賢者鄭論語注文也釋言獻聖也謚法聰明睿知曰獻聖賢雖不同然散文亦通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釋文曰上傲五報反字又作奡下傲五羔反徐五報反○案曰說文卷十三上糸部卷十下夰部引虞書丹朱奡

傳曰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

罔水行舟

鄭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史記傳曰丹朱習于無水陸地行舟

案曰鄭云云者卽孟子從流忘反也傳以論語奡盪舟孔安國云陸地行舟

遂取以解此經不知羿與斟鄩戰覆其舟事見汲郡紀年及天問乃所謂盪舟也陸地行舟事之所無孔彼注失之以解此經尤非也

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案曰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堋字注引此經作堋淫與鄭不合不可從〕

鄭曰朋淫淫門內〔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朋羣也羣淫于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

案曰鄭云朋淫淫門內者謂若多方言夏桀甲于內亂是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釋文曰予如字鄭將吏反○案曰說文卷九下屾部引此經作嵞山〕

鄭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尚書疏〕傳曰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水啓禹子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

案曰鄭云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者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水是三宿也說文云九江當嵞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與鄭不合其說非也塗山者攷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于塗山昭四年左傳云穆有塗山之會杜預注竝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則塗山不得有二漢志九江郡治壽春有當

塗侯國應劭曰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虛積漢志九江郡治陰陵注引劉先漢官儀云治壽春宋志後漢徙治陰陵魏復日壽治壽春屬縣有當塗有平阿平阿下注有塗山二志所言亦是一處杜預據刺史治而言二志據所在而言而劉昭注于當塗則云禹會諸侯塗山于平阿則云穆有塗山之會分而爲二將何所據考其致誤之由乎向本當塗地故晉志淮南郡仍治壽春平阿則云有塗山當塗則云古塗山國至宋齊但有當塗無平阿蓋縣省也則非兩地各有塗山明矣隋志塗山縣屬鍾離郡舊曰當塗有塗山唐志鍾離縣屬濠州鍾離郡武德七年省塗山縣入焉有塗山以上各條所說塗山皆在鍾離卽漢志之當塗宋又析置懷遠軍山在其境元改軍爲縣明仍之故明史志鳳陽府懷遠縣荆山在縣西南塗山在縣東南淮水經兩山峽間是　本朝因之乃史記索隱又據皇甫謐說謂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也考九江本秦郡漢高帝爲淮南國武帝爲九江郡晉武帝又爲淮南郡隋開皇爲豪州大業爲鍾離郡唐爲濠州鍾離郡宋屬淮南路元屬安豐路其地皆在今鳳陽府其九江得名本因尋陽九江惟因漢文帝分淮南卽九江爲廬江尋陽來屬則九江反不屬九江郡

界又王莽嘗改豫章郡爲九江柴桑縣曰九江亭（見漢志）後漢復故而潯陽遂移尋陽于江南（見通典）隋又以尋陽爲九江（即湓城見隋志）然則漢九江治壽春即今之壽州從九江分屬廬江之尋陽縣即今之黃梅縣皆在江北而其後以二名皆移之江南今爲江南九江府治德化縣矣此禹貢九江所以淆也（詳禹貢）晉中原亂淮南民南度成帝初于江南僑立淮南郡割丹楊之于湖僑立當塗縣（見晉志）隋屬丹楊郡唐屬宣州宣城郡宋改爲太平州元爲路明爲府治當塗本朝因之然則漢九江所屬之當塗即今鳳陽懷遠縣亦在江北而其後亦移之江南今爲太平府治當塗縣矣此塗山所以訛也皇甫謐在晉初所言九江當塗正指江北小司馬據後代所置指爲江南其誤甚矣然隋志于丹楊當塗已誤註云有塗山則亦不自小司馬始也其云在會稽者因晉語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故附會其說實則禹會諸侯何必專在一處此說尤非塗山當以在今懷遠縣爲正子弗子鄭音子將吏反者樂記云易直子諒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徐邈音子爲將吏反列子說符篇云禹唯荒土功子產弗字列子讀子爲字此鄭氏之音所據也

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釋文曰薄備各反徐扶各反。

案曰說文卷九上卩部引此經弼作𢐀

鄭曰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數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于周爲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于周爲蠻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于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師長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治水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

十八八州分之而各得方千里者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以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圭于圻內則子男而已尙書疏。釋文。林之奇尙書全解六卷。毛詩十之一卷小雅車舝疏。又二十之四卷商頌殷武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凡五見。衛湜禮記集說二十六卷。春秋哀七年左傳疏。陳祥道禮書三十二卷。吳讀書叢抄一卷。王應麟玉海十七卷地理門。又再見、通鑑地理通釋一卷。小學紺珠二卷。羅泌路史國名紀六卷注馬曰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釋文王曰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記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濶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

不知用幾日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六卷○王應麟玉海十七卷地理門）傳曰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薄迎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奬帝室疏曰據禹貢所云五服名數知五服卽甸侯綏要荒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制五國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也

案曰鄭云荒奄也者釋言文又云廣輔五服而成之云云者鄭意以堯時甸侯綏要荒五服甸服規方千里其外每服五百里自王城向外數之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禹治洪水之後斥地漸廣又輔五服而成之至于每面相距各五千里則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堯時天下方五千里者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以四千里內爲九州分爲甸侯綏要四服其外荒服曰四海禹弼成後每服各爲幾數居其間則每服各添五百里禹貢百里賦納總云云卽禹所添之數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仍用要服之內爲九州九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

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方百里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方七十里之國四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方五十里之國八百總爲一千四百國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以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及附庸閒田是每州有一千二百國州置一牧又擇諸侯賢者爲之師以佐牧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共爲萬國畿外八州五等之爵以三等受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畿內惟有子男五十里之國無公侯伯也

王制疏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略言非實法也趙商問云王制畿內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今以下等計之又有土城屬遂鄉師鄉大夫采地數不在中今數四百國不合鄭答云王制之法虞夏不盡然鄭注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此鄭隨制而發非事實也知者地形不可方平又有山澤不封之地知異計爲四百國耳

春秋傳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覲禮諸侯享玉璧以帛是執玉帛也夷狄不執玉帛故云執玉帛惟中國耳又大行人蕃國各以貴寶爲摯見下又張逸問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神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答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事以塗山會稽爲一以諸侯爲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神羣神肆諸侯也其外荒服謂之四海五國則立一長使各守其職畢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又據周禮夏官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大行人作要服即蠻服也）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大司馬九畿與此同）分五服爲九服自要服以內爲九州方七千里鄭以此爲夏禹之舊制故注此經云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王制注禹中國[illegible]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與此同）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鎭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方萬里也鄭又謂夏末既衰外寇內侵諸侯相幷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天下方五千里中國方三千里（王制自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亦分爲九州畿內千里封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周日

公邑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而已畿外八州州方千里除去子男存公侯伯三等之爵三等受地州建公百里之國三十侯七十里之國六十伯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元命包云殷承于三列千七三七二十一故州二百一十國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若封人附于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其外二千里曰荒服以封夷狄之君槩稱曰伯詳書序集許伯之命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共一千六百八十國幷畿內九十三國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在數中以上皆殷制也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皆以功過黜陟之其無功過不滿百里者皆益滿百里是以

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爵尊國小爵卑國大孫疏不解以詢子鄭鄭答云爵尊國小若侯畿之君爵為公地方百里爵卑國大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侯畿鄭箴言男亦二百里者據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男大于侯畿百里之意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為治民也其時天下復夏禹之舊域分五服為九界方萬里要服之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畿內亦九十三國小司徒注畿內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法云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其餘為附庸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正義州二百一十國州有千里方六用五个千里方為五等國數公四侯六伯十一子二十五男百總一百四十六于二百一十國仍少六十四以男備其數必知以男備數者若不以男備數則餘千里者一充數不足何得奚餘為附庸若然則前侯國六用千里方仍有二百里方一開方之得四个男國前伯國十一用千里方仍有

百里方一不盡又得一个男國得此五國添前一百四十六爲一百五十一仍少五十九要取餘千里方一開方之得百里方百取五十九爲五十九男國添前百五十一得二百一十國仍殘百里方四十一以爲附庸也知設法待有功者以稱公者惟二王後及東西大伯今入州皆封公則四公豈有三十二公乎知五者皆設法也計周制通共千七百七十三國與殷同孝經緯周千八百諸侯舉成數也洛誥大傳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于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又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許慎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尚書云協和萬邦從左氏說鄭駁之云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唐虞之制也周公制禮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而廣其土二十殷公侯百里周公五百里侯四百里等增其爵殷三等周五等康成說虞夏殷周四代之制如此

又案曰諸儒之說各不同禹貢疏馬融則謂禹貢百里賦納總至五百里米云云乃甸服之外又五百里去王城一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每面三千里四面相距爲方六千里釋文引馬說方當畢與鄭同正義引馬說方六千里與鄭異許慎則謂自堯舜至三代地皆方萬里封國皆萬國孔安國傳則謂五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禹治洪水弼成之弼成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州十二師者禹治水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

十七萬人功也漸迫也言至海也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謂之五長以相統治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也司馬遷夏侯歐陽氏王肅㳒與孔同正義又申孔意云五服方五千里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别有九服服别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于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九服五服其地則同改其法不改其地也

又案曰鄭注彌縫經傳最爲詳密王肅不知而妄駁之云禹拓境廣土三倍于堯書傳無稱難可據信且其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稾非其義也竊謂東漸西被朔南暨禹之開境經有明文王肅不信其妄可知甸服外之諸侯不得入禾稾有何依據皆謬也又云萬國舉盈數非謂其數滿萬也天

地之勢平原甚少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會語文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采合二事亦爲謬矣竊謂鄭原言其大略如此地形必無每面皆方而謂立法一定膠滯甚矣至以采合二文爲謬則鄭所據者萬國耳于會稽塗山何擇焉鄭志已明言之毋庸疑也賈馬以百里納總爲甸服外地而百里采以下仍爲侯服一經之文自亂其例其謬顯然許愼以虞周皆萬國而周乃千八百國亦不足信孔傳以虞周立法雖異道里則同按古者里數皆以開方言之無計人迹屈曲之理或又謂古今尺有長短步有大小故周服與禹服不同孟子田制夏五十畝殷七十畝周百畝亦以尺有長短名異實同夏尺倍于周尺禹五千周萬里理有固然無足怪者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是古步大于今步古里大于今里此三代田制異名同實之說也但王制漢文帝博士作古謂周今謂漢不得以古爲夏今爲周且周尺之制見宋秦熺鐘鼎款

議漢志貂款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宋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爲周尺即此也詳蔡氏律呂新書較今尺止七寸四分今尺較古尺乃一尺三寸五分古一步六尺見小司徒注引司馬法及漢食貨志今一步五尺見唐杜氏通典州郡甲兵篇之守拒法宋沈括之圖制以五尺五寸爲步見王應麟玉海所載孔尚任周尺考今仍以五尺爲步古步較今步止四尺四寸四分今步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五分古百步爲畝亦見小司徒注引司馬法自漢至今常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三分畝之二大畝始于漢見桓寬鹽鐵論顧氏玉篇謂始秦孝公古三百步爲里見賈子十五年穀梁傳孔子家語大戴禮記王制篇今三百六十步爲里見唐李翺平賦書宋如唐見文獻通考王禮第十二卷元以三百四十步爲里見陶宗儀輟耕錄明如宋見洪武正韻今仍之是尺數步數畝數里數皆古小今大步數皆古大今小以尺通計之仍爲古小今大王制之說殊不足據孟子云云有不可解豈孟子之時創爲大畝之說者自托于復古孟子姑仍其說而遂以立論歟竊計三代盛時尺必無異禹服實萬里非方五千與方萬里之名同實異也

又案曰孔傳之謬不但如上所云也古者內有九州外有四海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夏官職方氏云掌四夷八蠻五戎六狄之數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九夷西面北上八蠻北面東上六戎東面南上五狄南面東上三者數互異鄭小雅蓼蕭箋御覽引鄭志釋地同職方及秋官布憲注與明堂位同按爾雅李巡本四海下有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三句惟李

惡有之孫炎郭璞本皆無[illegible]與鄭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鄭志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明堂位夷九[illegible]八[illegible]六狄五戎之事異未達其數[illegible]答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不甚明故不定謂之四海者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釋文云海晦也言其去中國險遠稟[illegible]昧也曲禮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此建五長即曲禮所謂子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是也詩韓奕因時百蠻本云侯伯主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因也周禮夷鎮蕃三服爲四海總稱又爲蕃國秋官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之下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注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其君皆子男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各以所貴寶爲摯蕃國無執玉瑞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然則孔傳之說混九州四海而爲一則于文義不明以四海爲四旁至海則于訓詁不合斷從鄭說爲確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傳曰九州五長各道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鄭曰歸美于二臣尚書疏傳曰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方四方

禹五服旣成故皋陶敬行九德考績之序于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

禹功重美之

案曰鄭云歸美于二臣者大傳云昔舜左禹而右咎繇不下席而天下治孟子亦以禹皋陶竝稱故舜歸美二臣也孔傳以皋陶以下爲史臣所述蓋本史記與鄭不合其說非也

戞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釋文曰戞徐古八反○案曰周禮大司樂釋文引劉昌宗讀同）

鄭曰戞櫟也戞擊鳴球已下數器鳴球卽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者謂歌詩也（尚書疏○周禮二十二卷春官大司樂疏○玉海一百九卷音樂部樂器門）馬曰戞櫟也（釋文）傳曰戞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韋爲之實以糠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疏曰皋陶大禹爲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戞言繼之

案曰鄭云戞櫟也戞擊鳴球已下數器者鄭以鳴球也搏拊也琴也瑟也戞擊總言櫟擊此四器明堂位指擊鄭以爲柷敔指擊卽戞擊彼下無柷敔此下有柷敔故二文異解傳以戞擊爲柷敔攷柷敔自在下文彼此重複非也

鄭又云鳴球即玉磬也者釋器云球玉也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也釋
樂云大磬謂之毊郭璞注毊形如犂錧以玉石爲之是也鄭又云磬縣也而
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者以下文言下是堂下則知此節言堂上之
樂鄭以磬本縣堂下尊之進使在堂上儀禮鄉飲酒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
面立又記云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又大射儀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
西面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是磬本在堂下漢魏登歌有鐘磬乃後世變
禮非此鳴球特尊而進之耳郊特牲說燕饗之禮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
聲也疏云匏笙也竹簫管也人聲可貴故在堂匏竹可賤故在下夫笙與簫
管在下則鐘磬可知而彼疏又申之云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攷鄉
飲酒禮云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鄉射禮云工入升自
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燕禮云工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
坐授瑟大射儀云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升自西階北
面東上然則瑟皆在堂上儀禮有瑟無琴琴亦在堂上可知大傳云君子大
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疑當作笙字之誤也鄭又云搏拊以韋

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者樂記云治亂以相鄭注相即拊也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明堂位云拊搏鄭注以韋爲之充以糠形如小鼓是也伏生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淸廟之樂以韋爲鼓謂之搏拊鄭注搏拊者象其德寬和鄭以此節皆堂上之樂今云升歌是搏拊亦在堂上也此物似非貴重而亦在堂上豈以其象德寬和且可節樂與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鄭曰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虞賓謂舜以爲賓即二王後丹朱也羣后德讓者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也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周禮大司樂疏）

馬曰言祖考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集解）王曰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集解）傳曰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疏曰祖考來至者王肅云云盎如漢書郊祀志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云祖考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知虞賓謂丹朱王者立二代後獨言丹朱者高辛氏後無文

案曰鄭云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者格古作假訓至說文人部義也舜既為天子必當自立祖廟堯祖廟當遷于丹朱之國此祖考即舜之祖考也舜父瞽叟瞽叟父橋牛橋牛父句望句望父敬康敬康父窮蟬窮蟬父帝顓頊唐虞五廟則舜當以敬康以下為四親廟窮蟬親盡則入祧廟而顓頊為太祖馬融以此為舜除瞽叟之喪而祭宗廟之樂或疑舜父之喪不知在何時馬說似出臆度然下文言簫韶是時舜已自制韶樂則在為天子後孟子言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舜為天子瞽叟尚在則除喪之說不為無據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此謂配天之祭耳上古郎人尊尚祈禱故舜郊天嚳以丹朱為尸其時未有瞽父配天之禮也三代以下遂用其祭代之故夏郊鯀殷郊冥俗人妄以禘與祖宗皆宗廟之祭遂謂舜之祖廟所宗者堯然則瞽叟以上四親將于何廟祭之中庸言舜大孝何以曰宗廟饗之耶非也鄭又云虞賓謂舜以為賓即二王後丹朱也者白虎通卷下王者不臣篇云王者不臣二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尚書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是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釋文曰合如字徐音閤〕

鄭曰以下言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合樂用柷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詩十九之三卷周頌有瞽疏○周禮大司樂疏○又二十三卷太師疏○爾雅五卷釋樂疏○聶崇義三禮圖五卷○玉海一百十卷音樂樂器門○漢制攷四卷傳曰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

案曰鄭云以下言舜廟堂下之樂者先鄭太師注云下管管在堂下此下則總目衆樂器故鄭云云也鄭又云合樂用柷云云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籈音真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籈者其名白虎通馬融李巡說並同是也

笙鏞以間

鄭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生也西方之樂謂之鏞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周禮大司樂疏傳曰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

案曰鄭云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鏞云云者此經笙鏞鄭與傳異

解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云列管瓠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簧者笙管中金薄葉笙管有簧故或謂笙爲簧也又釋樂云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李巡云大鐘音大鏞大也孫炎云鏞深長之聲亦作庸商頌庸鼓有斁毛云庸大鐘也據此諸文傳以笙鏞爲二樂器似不誤而不知非也堂下之樂鐘磬在庭或舉以互見可矣笙鏞對舉細大不倫何取乎或乃引鄉飲酒間歌用笙則鏞又何涉乎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注云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鐘不言頌省文也古文頌爲庸夫東方鐘磬可謂之笙西方鐘磬可謂之庸一言笙庸而東西階樂器畢舉矣以間者與堂上間代而作非並作也鄭注尚書與儀禮同其旨甚精賈公彥彼疏亦見及而釋書者不采故誤耳

鳥獸蹌蹌（釋文曰蹌七羊反說文作牄鳥獸來食聲。案曰鄭注周禮大司樂引此書作牄釋文云本又作牄二字音義同也攷說文亦作牄陸德明釋文以爲說文作牄此傳寫之誤）

（鄭曰）謂飛鳥走獸牄牄然而舞也（周禮大司樂疏）（馬曰）鳥獸笋簴也（釋文。劉敞七經小傳。○王應麟困學紀聞）

（傳）

曰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疏曰禮云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蹌蹌是行
動貌故爲舞也
案曰鄭以蹌蹌爲舞者說文蹌動也動有舞義也馬以鳥獸爲筍簴筍簴飾
鐘鼓之器上已備言鐘鼓此不應複出馬說非也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案曰鳳說文鳥部云从鳥凡聲古文作朋文羽部云翌讀若皇周禮樂師有皇舞注云故書皇作翌鄭司農云皇舞爲皇元謂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然則古皇字本作翌後世通用皇翌字遂廢但古字多假借此字未必是晉改說文卷三上音部引書與孔同也
鄭曰簫韶舜所制樂也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若樂
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鳳皇來儀雄曰鳳雌曰皇儀匹來儀言其止巢
而乘匹尚書正義。詩十七之四卷大雅卷阿疏。周禮大司樂疏。又十四本公羊傳疏。傳曰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備鳳皇靈鳥
儀有容儀疏曰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備謂小大器皆備
案曰鄭云簫韶舜所制樂也者鄭意以簫韶爲舜樂名毛詩既備乃奏簫管
備舉箋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所吹周禮注同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
謂之筊據諸文則簫固樂器之小者傳疏謂舉小以見小大皆備似可通而
不知非也鄭云簫韶舜所制樂則鄭不以簫爲樂器說文五卷上竹部云箾

从竹削聲虞舜樂曰箾韶所角切又音簫左傳襄二十九季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注云舜樂疏云箾簫也尚書簫韶九成此韶箾卽彼簫韶也白虎通引禮記云舜樂曰簫韶（據元大德九季嘉興路刻）今禮記無此文當是逸篇也又樂記云韶繼也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繼堯道故謂之簫韶此皆與鄭合則傳疏非也鄭又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者大司樂文也又云雄曰鳳雌曰皇者釋鳥云鶠鳳其雌皇郭璞云瑞應鳥是也鄭又以儀爲匹者釋詁及毛詩鄘風柏舟傳文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釋文曰於如字○案曰當音烏）

鄭曰夔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言聲音之道與政通焉（周禮大司樂疏○哀十四季公羊傳疏○王應麟玉海一百九卷音樂部樂器門）

案曰鄭云云者大師云令奏擊拊先鄭司農注云樂或當擊或當拊則擊拊俱作用之名而義稍異康成注大師不从先鄭說而云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注此經上文搏拊亦云然而于此言拊小石磬者以此拊若亦是小鼓而總蒙擊文不當厠兩石之閒明是擊拊對舉拊从手固有攷擊之義

故解不同也

庶尹允諧

鄭曰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周禮大司樂疏）傳曰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始于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

案曰鄭云庶衆允信釋詁文尹正釋言文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鄭注具引虞書夔曰戛擊至允諧而云此其于宗廟九奏效應疏以為祖考來格卽致人鬼虞賓在位卽安賓客羣后德讓卽和邦國鳥獸舞鳳皇儀卽作動物庶尹允諧卽諧萬民說遠人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案勑當作敕說見前）

鄭曰以戒臣（尚書疏）傳曰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愼微

案曰鄭云云者下歌先股肱後元首重任于臣故知戒臣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案曰古無四聲之别平上去入通爲一音故此歌以熙韻喜起

傳曰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疏曰釋詁元首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狄人歸先軫元則元首各爲頭別名

皐陶拜手稽首賡言曰念哉

鄭曰使羣臣念帝之戒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大言而疾曰賡承歌以戒帝

案曰鄭云云者帝作歌戒羣臣故知念哉是使羣臣念帝之戒傳云承歌以戒帝非也

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傳曰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愼汝法度敬其職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釋文曰賡加孟反劉皆行反說文以爲古續字案曰賡說文十三上糸部以爲古文續从庚貝徐鉉曰今俗作古行切釋詁亦云賡續也郭璞注爾雅引此經以證小雅大東云西有長庚毛傳云庚續也疏云日入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是庚本有續義故賡从庚爲聲說文不云庚聲賡字直是古續字則今讀若庚非也而陸德明徐鉉已有此音其來久矣明古音讀郎反毛晃增韻云據史明字叶韻皆讀如芒不知芒乃本音非叶也若莫耕反矣而與詩明人之有蘉有爲此與行韻與昌韻詩明字十七見皆與陽唐爲韻易彖傳象傳文言傳同三代以上明字無有與耕清青韻者

鄭曰載始也（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

君後臣衣事乃安以成其義

案曰鄭云載始也者下有又歌則此爲始歌釋天云載始也孫炎注云載始

取物終更始是也傳訓爲成非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釋文曰叢徂公反脞倉果反徐音瑣惰徒臥反墮許規反。案曰脞說文作䐑徐鉉曰从肉非是又惰不敬也从心惰聲者作惰左傳執玉惰禮記曲禮言不惰論語語之而不惰或作嫷漢書韋元成詩無嫷爾儀而褻傳嫷讀以狀是也墮徒果切以微脞惰此上失通淮南子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馮河麛坐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墮父母之懷俟吾集此平上通釋文云許規反非也今人異其字以墮落解者爲徒果反以毀壞解者別爲許規反尤謬也墮說文本作隓敗城阜曰隓从𨸏𠫤聲徐鉉曰說文無墮字蓋从二左也象力左之古人尚右左有毀敗之義亦取諸此春秋定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杜預云墮毀也是墮爲敗城阜毀二年傳宴若將墮幣焉注輸也隱六年公羊傳輸平猶墮成也哀十二年傳是墮黨而崇讎也是凡事降墮廢壞皆爲墮也或作惰漢刑法志法度惰廢師古曰惰古墮字或作墮爲惰紀士卒墮惰又漢士忘推尊二子賈誼傳巽子墮焉今俗皆書墮爲墮張昭云臣萬無墮此俗改不知所从無以下筆老子或載或聚亦俗人所改也）

鄭曰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叢總也脞小也（釋文）傳曰

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

案曰鄭以脞爲小小者說文目部云睉目小也是脞有小義也

帝拜曰俞往欽哉

傳曰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尚書後案卷二